

地火

刘绍棠著

群众出版社

地火

● 刘绍棠 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技术设计：祝燕君

地 火

刘绍棠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通州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 213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14-1244-8/I·443 定价：9.80 元

印数：00001 10000 册



刘绍素

作者简介

刘绍棠，1936年2月29日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。1948年参加革命。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5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。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40多年文学生涯，致力于“中国气派，民族风格，地方特色，乡土题材”创作。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《春草》、《狼烟》、《京门脸子》、《豆棚瓜架雨如丝》、《敬柳亭说书》、《这个年月》、《十步香草》、《野婚》、《水边人的哀乐故事》、《孤村》。6部中篇小说集：《运河的桨声》、《蒲柳人家》、《瓜棚柳巷》、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、《烟村四五家》、《黄花闺女池塘》。两部短篇小说集：《青枝绿叶》、《蛾眉》。9部散文短论集：《乡土与创作》、《我与乡土文学》、《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》、《我的创作生涯》、《论文讲书》、《乡土文学四十年》、《蝈笼絮语》、《如是我人》、《红帽子随笔》。选集三部。

《京门脸子》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敬柳亭说书》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蒲柳人家》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蛾眉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中、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西班牙、泰国、孟加拉、阿尔巴尼亚文。

1991年7月1日，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彰为“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”专家，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。1992年5月，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，授予“人民作家·光耀乡土”纪念牌。

现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北京写作学会会长、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
通州在府东(顺天府,今北京)45里。本禹贡冀州之域。春秋战国皆属燕。秦属渔阳郡。两汉本潞县及安乐县地。潞,高阳氏后,邳姓。魏晋以降,属幽州。后魏置潞郡。隋开皇初省入涿郡。唐武德二年于此置元州,领县三。贞观元年,省元州,后为潞县,以水患徙治安乐故城。历五代皆因之。至金天德三年,升为通州。元因之。领县二。明洪武元年闰七月并潞县入于州,仍以三县隶焉。属北平府。通州上拱京阙,下控天津。潞、浑二水夹会于东南,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。舟车辐辏,冠盖交驰,实畿辅之襟喉,水陆之要会也。

——摘引《钦定四库全书·旧唐书》

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。淀方数百里，春时鹅鹜所集，夏秋多菱芡。国主春猎，卫士皆衣墨绿，各持连锤、鹰食、刺鹅锥，列水次相去五七步。上风击鼓惊鹅，稍离水面，国主亲放海东青鹞擒之，鹅坠，恐鹞力不胜，在列者以佩锥刺鹅，急取其脑饲鹞。得头鹅者例赏银绢。国主、皇族、群臣，各有分地。

——引自《辽史》

1

北运河腰上挂了个大水葫芦，名叫延芳淀。

延芳淀是个方圆几十里的水泊，水土肥沃，盛产鱼米，四面大大小小的村落，好似星罗棋布。东岸，白沙滩上，有个树木葱笼的村庄，叫烟村。

一九二三年，一群从外省逃亡的抗粮农民，背井离乡，夜行昼伏，脚不停步，长途跋涉，想寻觅一块安身立命的土地。他们走呀走，不知走了多少天，不知走了多少路，一个月黑夜，他们走到延芳淀东岸的白沙滩上，沙滩上丛生着红皮水柳，水柳上缠绕着野花藤萝，时时将他们绊倒，把他们的腿脚缠得牢牢的，就象年老的母亲，死死抱住儿女的双腿，不让他们远离膝下，铤而走险。他们怎么也踢不断野花藤萝的绊索，又走得疲乏困倦，便索性横七竖八地倒在沙滩上，呼噜噜大睡。

朝霞从东山燃烧起来，鸺雀的啼叫把他们惊醒。他们睁开眼睛，望着面前壮丽的大河和弥漫着沃土芳香的河滩，不禁心醉了。他们的领头人雷连甲，从野花藤萝里挣脱出来，叉开五指，抓起一大把泥土，放在鼻子下面，闻着闻着，猛然喊道：“多肥的土地呵！”又大步流星走下河去，猫着腰，鼻尖擦着水面，眼睛瞪得溜

圆，哗地一探胳膊，抓住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。他仰起头，张开海口，放声大笑，扯开喉咙嚷道：“好个亲娘一般的大河呵！咱们不走了，就在这儿安家落户吧！”

他们在水泊边筑起一道堤防，搭起一座座窝棚，夹起水柳篱墙，又打造了几只渔船，编织了几张鱼网，开出百十亩良田；几个月过去，竟然形成一个小小的欣欣向荣的村落。

他们没有散心，抱得很紧，过着有饭同吃的锅伙生活。田野，菜园，树林，淀上，处处是优美的小曲，粗犷的渔歌，欢乐的笑声。他们每日鸡鸣即起，晨雾中飞枪走刀，打拳踢脚；夕阳西下，暮色苍茫，又一群群，一伙伙，聚集在沽边沙滩上，对阵砍杀，直到雷连甲梆打三更，才回家睡觉。

有位卖弄风雅的游学先生，偶然从这里路过，一时动兴，想起了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”这首儿童入学开蒙的小诗，就在面临大河的村口泥墙上，大笔一挥，题了烟村二字。于是，这个小小的村落，从此就算正式命了名。

谁想，第二年仲夏五月，他们正在井台柳荫下磨镰，准备割麦，忽然一支船队呼啸而来。船上，一个个彪形大汉，个个手持武器，枪上膛，刀出鞘。这伙人蜂拥上岸，将他们的小小村落团团围住。

为首的，是一个鹰鼻鹞眼的大个子，四十几岁，身高六尺开外，大架冬瓜脑袋，一口马牙，满脸横肉，一团霸气。大家一看，正是距离烟村水路二三里的石瓜镇民团团董吴莲池。他半躺半坐在一顶小竹椅轿上，左右还有两个僮儿打着旗罗伞扇，身边垂手伴立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差官。

吴莲池眯着两只鹞眼，横扫柳荫下一张张充满敌意的面孔，耸了耸鼻子，撇了撇嘴巴，冷笑了三声，然后向那个大烟鬼差官喝道：“念告示！”

大烟鬼差官慌忙哈了哈腰，咳嗽一声，清了清烟薰沙哑的嗓

子，摇头摆尾地念起来：

“县公署为布告事：查延芳水泊，汪洋万顷，鱼米富饶，而荒废已久。石瓜镇团董吴公莲池，为造福桑梓，申请垦殖。此等利国益民之善举，本县能不欣然照准？兹特告示：自即日起，该水泊所有开发事项，统归吴公权宜。此布！”

念完，大烟鬼差官将这一卷文书，毕恭毕敬地双手呈递给吴莲池。

吴莲池哼了哼，大模大样接过文书，挑起大拇指点着鼻梁儿，说道：“从今日此时此刻起，我吴某人就是尔等的主东。尔等佃户，悉归我吴某人呼唤支使。我吴某人叫尔等往东，尔等不得往西；叫尔等扛锄，尔等不得扶犁；叫尔等打狗，尔等不得骂鸡。如有半点违忤，我吴某人定将严惩不贷！”说着，砰，砰，砰！毛瑟枪朝天开了三响，发出一阵夜猫子的恶笑。笑声刹住，吴莲池脸一变，瞪起眼，嘶叫道：“割麦去！十天之内，我派人前来，倒四六收租，胆敢拖延迟误者，罚！”一声唢呐，这伙人又一窝蜂似地上了船，飞驶而去。

“大叔！”铁匠石老硬踉踉跄跄奔到雷连甲面前，“难道咱们……就眼睁睁瞧着……这伙狗娘养的……夺去咱们的宝地？”

“跟吴莲池拚命去！”大家跺着脚大喊大叫。

雷连甲象一尊高大的石像，仰望着白云苍天，一动不动地矗立着。他的脸色铁青，目光沉暗，胸膛一起一伏，牙齿咬得咯嘣响。忽然，他扬起一支胳膊，大家不约而同握紧了镰刀，只等他一声令下，就杀奔石瓜镇吴家大院去。但是，雷连甲的大手又沉重地、缓慢地垂落下来，紫紫色的面孔一阵痉挛，掠过一抹奇怪的笑影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这块良田沃土，吴莲池休想霸占。走，割咱们的麦子去！”

大伙见他们的领头人胸有成竹，就象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高高

兴兴下地去了。

这天夜晚，雷连甲敲过三更梆子，等家家户户鼾然入睡，他身背一口青钢刀，流星一般直奔石瓜镇吴家大院。他蹿上高墙，飘然而下，象一团绵绵柳絮，落地无声。他把寒森森大刀搁在吴莲池的脖颈上，立逼着吴莲池写下一封退还烟村土地的文书，签名画押。

雷连甲将文书揣进怀里，钢刀入鞘，大步走了出去。但是，他还没有来得及翻墙，背后，吴莲池的毛瑟枪响了，一串连珠弹丸，打断了他的右腿。

天亮，雷连甲被装进木笼囚车，押往通州县城。烟村老小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一片哭声；他们赶到石瓜镇，沿着石瓜镇通向通州县城的驿路，追逐木笼囚车三十里，相送到城门口。

雷连甲被关进死牢，压大杠，滚钉板，睡火炕，十指穿钉，他只是高声笑骂，眉头也不皱一皱。

行刑前的夜晚，一个好心肠的老看守，偷偷问雷连甲有什么话语留给家人，后事如何料理？雷连甲沉吟片刻，笑道：“我早已把生死扔到九霄云外，也就没有儿女之情。只是有劳老哥，捎句话给吴莲池：他若不是胆小鼠辈，等砍下我的脑袋，他带回石瓜镇，高高挂在龙王庙的旗杆上，我死后也要睁着眼，看他横行到几时，落个什么下场！”老看守含泪一一应允，呜呜咽咽地说道：“小老儿在这座衙门口混饭吃，屈指四十年了，象雷大爷这么气贯长虹的人杰，还是头一遭遇见，这也是小老儿三生有幸。小老儿在您生前难表寸心，只有待您归天之后，打点几股高香，几杯薄酒，几片纸钱，几声号啕，祭奠您的英魂流芳百世，聊表一点孝敬之意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下了一场瓢泼大雨。雨过天晴，碧空如洗，通州城内，万人空巷。雷连甲那一棵青松似的身躯，凛然屹立在刑车上，一不骂街，二不乱唱，三不讨嘴，只是一遇到人群中投来

悲伤的目光，便雷鸣也似呐喊一声：“一籽落地，万籽归仓！”出东关，过大河，来到鬼门坝刑场。雷连甲在一簇浸了血似的野花丛中站定，身披雨后金色的阳光，高大，威严，神武。一个狗头狗脑的刽子手喝道：“跪下！”雷连甲金刚怒目，高声叫道：“姓雷的身无罪，心无愧，要死得顶天立地！”另一个獐头鼠目的刽子手，偷偷摸摸从背后抡起鬼头刀。雷连甲听到脑后刀风声，又霹雳一般大吼道：“一籽落地，万籽归仓！”飞出去的头颅，带着这惊天动地的怒吼声，在几丈开外落下来，二目圆睁，射出两道火焰般的光芒，尸体象一座巨大的岩石，轰隆倾倒在地，热血迸溅如雨。两个刽子手吓得一连倒退十几步，仰面跌死过去。

雷连甲的头颅，被挂在石瓜镇龙王庙庙前那直刺苍穹的旗杆上，两眼不闭，目光如电。白天，乌鸦在龙王庙上空打旋，却不敢飞近旗杆；夜晚，猫头鹰咕嗷咕嗷叫，也不敢落到旗杆上来。不管吴莲池的民团怎么严密看守，每天午夜，旗杆下总有一炷香火。

七天之后，傍晚时分，从西北天角的晚霞余晖中，飞来一只灰褐色的苍鹰，张开阔大的翅膀，绕旗杆盘旋三匝，突然斜刺而下，叼走雷连甲的头颅，慢悠悠飞出石瓜镇，飞过大河，飞向日落的西山。

雷连甲身后遗留一儿一女。儿子雷虎寅，二十六岁，已经成了家，媳妇也怀了孕，就要分娩。女儿凤大姑，二十八岁，嫁给一个给南北船行运货大船掌舵的船夫丘二篙头，去年秋季桂花开放时节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外祖父给取了个清新别致的名字：飘香。

虎寅和姐姐凤大姑，划一只小渔船，从通州运回爹爹的尸体，安葬在烟村村外，临河一座高冈的老龙腰河柳下。烟村男女老小，都给他们的领头人披麻戴孝，一个个哭成泪人。

棺材缓缓落下坑去，虎寅抓起一把新鲜的泥土，洒在棺盖上，沙啦啦一阵响，声音撕人心。他突然长啸一声，扑通跪倒坑边，扎煞着两只大手，呼喊道：“爹呀！当初您为什么不打发儿子去，让

儿子替您死？乡亲百口可怎么离得了您老人家呀！”这个老实淳朴的小伙子，哭得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。

凤大姑慌了手脚，跟她丈夫丘二篙头嚷道：“你还不赶快把他架走！我跟石老硬兄弟填土。”丘二篙头也是一身好力气，拦腰将哭跳打坠的虎寅一挟，趑趑趑趑奔回雷家小院。

一进柴门，就听见西屋里，虎寅媳妇唉哟唉哟叫得人心乱。丘二篙头将虎寅搽进外间屋，虎寅坐在锅台上，仍旧抱头大哭。这时，天也象被这人间不平震怒了，乌云滚滚，黑沉沉压住龙蟠河两岸，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。一个个霹雳，象天崩地裂，一道道亮闪，照得天地惨白。呼隆隆，嘎啦啦！一个焦雷在雷家小院上空炸响，“哇，哇，哇！”一个茁壮黑大的男孩，在风雨雷电交加中落生了。

产婆眼含喜泪，从屋里走出来，拍着虎寅的脊背，劝道：“兄弟呀，忍住痛，吞下泪，身子要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咱们人丁兴旺，早晚有报仇雪恨之日。快进屋去，看看你那虎头虎脑的儿子；当了爹，给儿子起个名儿吧！”

这个产婆，是铁匠石老硬的女人，性情泼辣，快人快语，大手大脚，天地不怕。上个月她生了个女儿，自个儿接的生，自个儿起的名，叫雨梅。

狂风暴雨不停，雷鸣闪电不息，大河汹涌咆哮。那刚刚呱呱坠地的男孩，啼哭一声比一声高，象要压过那可怕的风雨雷声。虎寅推开房门，仰天叫道：“响个天大的霹雳吧，响个天大的霹雳吧！劈开这暗无天日的世道，劈开这暗无天日的世道！这个孩子，是个响雷，就叫雷响！”

2

满月，百日，一生……。小雷响渐渐会坐，会爬，会站，啲

呀学语，摇摇摆摆地走路了。

他生得豹头环眼，浓眉方口，粗手大脚，直溜溜一条长腰，真象一头勇猛的小豹。爹疼他，象心尖子，象肺叶子；娘却讨厌他淘气，一天免不了给他几巴掌。他却倔强得出奇，挨打不哭，不跑，更不告饶，眼皮眨也不眨，笑嘻嘻满不在乎。虎寅一边观看，拍手大笑道：“好小子！铜头铁臂，刀枪不入。”

五、六岁，家里就关不住他了。每天清早，背着个大柳条筐，牵着他家那两只盘角山羊，满河滩转。晌午回家吃饭，草筐岗尖岗尖，山羊肚儿滚圆。歇晌，他不睡觉，溜出小院，不是到河边摸鱼掏螃蟹，就是到水柳丛中打鸟儿。

野马不戴笼头，他娘怕出差错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。等他摸回鱼，掏回螃蟹，打回鸟儿来，给他的奖赏是劈头一阵雨打芭蕉的笊帚疙瘩。雷虎寅看不过去，跟雷响娘吵了起来：“你想给他缠上粽子脚，扎起耳朵眼儿，搽红胭脂抹香粉，当闺女养活呀？他是男子汉，大丈夫！”雷响娘拍打着炕席，赌气地说：“好，好！你护犊子，我就不管，反正儿子也不是我一个人的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虎寅乐了，“养不教，父之过；从今往后，你靠边站，看我调理这个野小子。”

这天，歇晌的时候，小雷响又溜了。雷响娘不让虎寅睡觉，把他推出门去，说：“你给我把那个野小子抓回来！”虎寅来到河边，只见雷响下了河，光溜溜撅着屁股，眼睛瞪得溜圆，两只胳膊伸进螃蟹窝里，乱摸乱掏，光葫芦头淌着蚕豆粒大汗珠子。忽然，他一咧嘴，烫了手似地一甩胳膊，一只大毛脚螃蟹正打在虎寅半边脸上。虎寅捂着划破的脸腮，笑骂道：“真他娘的给老子丢人，连只螃蟹都抓不住。”雷响不怕他爹，雀跃着叫道：“爹，帮帮手，一满窝哩！”

“掏螃蟹有多大出息？”虎寅走上前来，“有能耐大河里凫凫，扎一个时辰不出水的猛子。”

“谁不想下河凫凫呀！”雷响愁眉苦脸地说，“可就是老沉底儿，漂不上来；扎猛子吧，又光漂上来，不沉底儿。”

虎寅哈哈大笑道：“来，老子教你！”

他脱下衣裳，趟下河去，一蹲身，让雷响骑在他脖颈上，朝河心走去。渐渐的，他轻轻晃动身子，踩起水，三丈大篙扎不到底的河心，水却只到他的胸窝。雷响快活地嚷叫道：“爹长着鸭子脚！”虎寅笑道：“胡说！这是功夫。当年你爷爷踩水，水不过肚脐眼儿，扎猛子三丈深一蹲到底，水里换气，两个时辰不出水，那才神奇。”雷响大叫道：“我也学爷爷！”他从爹的脖颈上翻下来，扑通！落了水。

雷响娘见丈夫一去不回头，只怕儿子给拍花子的拐走了，也找到河边来。她一下河坡，正看见雷响扑通落水，吓得她一出溜坐在了沙滩上，只见雷响两手乱扒，两脚乱蹬，挣扎着想露出头来，却只是咕噜咕噜大口灌坛子，身子直往下沉，河面上冒起一串串水泡。

“狠心贼！”雷响娘拍打两手，骂着丈夫，“你见死不救呀！”

“瞧你那副样子！”虎寅若无其事，嘻嘻哈哈，“小孩儿刚学步，没有不摔跟头的；练凫水，也没有不先灌几口的，这是一个理。”

果然，雷响挣扎又挣扎，到底从水里钻出了头，搂住爹的脖子，喊道：“我能漂起来啦！自个儿漂上来的。”虎寅问道：“害怕没有？”雷响喘着大气，说：“没有！我就不信学不会爷爷的功夫。”虎寅高兴，说：“好儿子！就是要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胆大包天。”

雷响娘急色白脸喊叫，爷儿俩只得上岸，雷响娘哪里肯依？张开巴掌就打雷响，虎寅一横身子，巴掌落在他的脊梁上。雷响嚷道：“一人有罪一人当，怎么能让您替我挨打？还是打我吧，越打越瓷实。”说着，从他爹身后闪出来。虎寅连忙又用身子挡住了他，嬉笑道：“儿呀，别过意不去；教子成龙，爹情愿挨打。”

雷响娘哭不得，笑不得。

晚上，明亮的圆月，从东南天角的林梢爬上来，小院里洒满皎洁的月光。雷响偎在爹爹怀里，听爹爹回忆爷爷爬树登高的故事，听得伸出舌头，眼珠都定了。虎寅磕灭了烟锅，说：“光听不练，成不了好汉，咱们爬爬去。”雷响马上跳起来，说：“走！”雷响娘正在屋里烧艾蒿熏蚊子，一听他们又去闹险，大嚷：“不准……！”艾蒿烟呛得她咳嗽着，从屋里追出来，虎寅早挟着雷响无影无踪了。

爷儿俩钻进青纱帐，来到一个大坟圈子里，有五棵刺破夜空的大白杨树，风吹树叶哗啦啦象下暴雨。虎寅挽挽裤腿，甩了鞋，照手心上啐口吐沫，抱住光滑滑没有枝桠的树干，腰一弓，猴儿似的，哧溜溜！一眨眼爬上了树梢，伸手能摘下星星。

雷响站在树下，打着响舌儿，蹿跳着跟爹招手，嚷叫：“爹，抱我上去乘凉呀！”

“想乘凉吗？”虎寅坐在树杈上，搭着二郎腿，“你有手有脚，自个儿爬上来。”

于是，雷响学着爹爹的姿势，挽挽裤腿儿，甩了鞋，照手心上啐口吐沫，抱住树干，弓着腰，往上爬。可是，爬了没有两步，便出溜下来，他不甘心，运了运气，又爬起来。接二连三，他擦伤了肚皮，磨破了手脚，仍旧不肯罢休；若不是他娘找了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懒驴愁皮鞭子，他才不肯回家。

头遍鸡叫，雷响醒了，身边的炕席空着，爹不见了。他推推沉睡的娘，说：“爹没啦！”娘在睡梦里说：“丢不了，狸子叼不走他。”雷响可再也不想睡，偷偷穿上破裤子，光着脚丫儿，悄悄溜下炕，蹑手蹑脚开了门，探头一望，只见篱笆外，月光下，爹手使一把青钢刀，劈、砍、扎、刺、闪、躲、蹿、跳，刀光月影中，象一只插翅猛虎。他一蹦跳出门槛，大叫：“爹，我也练武！”

爹给他削了一口碧桃刀。

从这天起，他黎明学刀，晌午凫水，夜晚爬高。而每天临睡

之前，他都要爹爹讲述爷爷的生平往事。爷爷的名字，爷爷的事迹，铸造着这个孩子的性格，激扬着这个孩子的心志。他常常一个人到爷爷的坟地去，在浓荫覆盖的老龙腰河柳下，在野花烂漫的坟墓边，默默地静坐，沉思。有时抬眼眺望茫茫大河上闪耀的水色，青青河滩上浮动的风光，不知怎的，小小的心灵便一剜一剜地疼痛。他搂住爷爷的坟头，脸贴着潮热的泥土，仿佛听见爷爷从地下发出的复仇的呼唤声。

几年过去，雷响不过十三四岁，可是武艺、水性和爬高的本领，都有了惊人的功夫。

每天他到老龙腰河柳下歇晌。天气十分炎热，河风吹着团团热气，水鸟都深藏到芦苇丛中，只有野麻地里，飞舞几只红翅膀的蜻蜓。雷响热得难耐，爬上老龙腰河柳树梢，踩着一枝柔软的枝桠，脚尖一蹬，弹跳而起，斜刺里冲向半空，划了一个弧圈，刷！鱼鹰一般扎下水去，河面没有溅起一星一点的水花，只留下几丝淡如烟缕的波纹。

雷响直沉河底，手脚落地，爬到大河拐弯处的十里漩涡。这里激流凶险，水寒刺骨，鱼儿不敢来游戏，飞燕不敢来剪水。大船驶行到十里漩涡附近，掌舵的和船夫们个个捏着一把冷汗，稍一大意，失了手，断了纤，大船裹入漩涡，就象一片枯叶，一朵落花，旋转沉没下去。但是，十里漩涡却奈何不得雷响。他被激流拧成陀螺，一会儿盘旋上升，一会儿回旋下降，却优哉游哉，怡然自得。

他爬树也喜欢出邪点子。人家爬树是直上直下，他却本末倒置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蝎子倒爬墙。爬到树尖，两脚勾住枝杈，玩起打秋千，或是左蹬右跳，上上下下，象穿飞的啄木鸟，连虎寅都吓得脸变了颜色。

雷家世代种瓜，西瓜有黑崩筋儿、鬼脸青、鞑子蜜、花和尚，甜瓜有蛤蟆酥、金葫芦、十里香，面瓜有醉罗汉、绿大碗、傻大